

汪銘竹

百 合 文 藝 叢 書 之 二



外 國 詩 歌 選 集  
魏 荒 兮 譯



觀 覽

廿五年三月九日

上海圖書館藏

百 合 出 版 社

百合集  
藝叢書之二

# 希 望

• 外 國 詩 歌 選 集 •  
魏 荒 兮 譯

百 合 出 版 社

本書初版用  
上等道林紙  
印十冊編號  
由一至十，  
為非賣品；  
普及本用福  
建重紙印四  
百九十冊。

百合文藝叢書之二

希 望

譯者 魏 荒 弩

發行者 百合出版社

昆明中國旅行社  
葛白晚轉

印刷者 協新印刷所

昆明蔡家巷一號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

# 目次

## 第一

- 囚徒（俄 普式唐作）……………一  
又寂寞又悲傷（俄 萊蒙托夫作）……………三  
破壞者與殺人屠夫（蘇聯 瑪雅可夫斯基作）……………五

## 第二

- 希望（南斯拉夫 瑪斯克作）……………一六  
最後的飛舞（瑞士 柏利華特作）……………一八  
睡眠與詩（英 濟慈作）……………二一

第三

雲雀（捷克斯拉夫民謠）	三
美麗的山嶺（西班牙民謠）	三
出征（拉脫維亞民謠）	三
囚徒（立陶宛民謠）	七
後記	九

## 囚徒

俄 A·普式庚作

我坐在霉溼監獄底鐵欄後，  
有年青的鷺子養於樊籠中，  
我底憂鬱的同志搥動着翅兒  
在窗下啄食那血淋淋的犧牲。

邊啄食，邊弄索，邊向窗牖裏睽視，  
彷彿正與我作着同一的沉思。

以窺探與啁噓呼喚着

並欲對我說道：「但讓我們飛去！」

我們是自由之鳥，時候到了，兄弟，時候到了！

到那邊去，那裏在烏雲後有泛白的山巒，

到那邊去，那裏底海面閃耀着天藍，

到那邊去，那裏惟風與我在……遊散。」

## 又寂寞又悲傷

俄 M·萊蒙托夫作

又寂寞，又悲傷，但我不能把手向誰伸去  
當這自己心靈在困厄的時辰……

祈望啊！……空虛而永恆地祈望又有何益？……  
而年華一度度過着——所有那些美好的年景！

愛……但愛誰呢？……愛些時候——可不是一個難題，  
然而永恆地愛着纔是多麼樣難能可貴……

你反省過嗎？——但那裏沒有一點過往的痕跡。  
快樂也罷，苦難也罷，而一切總是這樣地易毀，



熱愛什麼呢？——它們那香甜的病態  
豈不遲早會在理性的言語面前滅亡，  
至於生活呀，你應以冷靜的眼光向周圍觀看，——  
這不過是空虛的，而且愚蠢的揶揄一場！

破壞者與殺人屠夫  
蘇聯 V·瑪雅可夫斯基作

在報紙上鼓吹，

在詩句裏雷鳴，

怒吼到極度

而且超過極度吧；

威脅着

我們，

在天邊生長着

戰爭。

和平的說教

與論證是佻然的：

演說家底歌唱

能嚇得住大砲嗎？

當刀槍如燭

甚至一個

富人國家的

兵隊當前，

那威脅

是能克服的嗎？

別相信

那集體暴徒的

甜言蜜語吧。

請機警地注視

向四方——

破壞者福煦，

屠夫張伯倫，

已經穿上那

油膩的屠衣。

當嘍叨的凱洛格

在喋喋着

「非戰」的時候，

由血的潰瘡裏

嗅着了膿流，

在整個的戰線上

刺刀在冷笑，

從自己底地方

爬出了畢丹蘇斯基。

驅逐你們，

你們現在該走了。

準備起來，青年。

不管你們

願意不——

戰爭

終歸是最有力的。

讚美那腐爛的

軍衣上的

光輝吧。洪貝來。

但是它將帶着什麼東西歸來。

屍臭歸來，

為卑污的手。

撕破的腸肚歸來。

準備吧，洪貝來的音平。

準備吧，洪貝來一太。

兄弟和兒子。

辨結吧，洪貝來的鐵甲車。

辨結吧，洪貝來的支車。

堆積成山的花園。

我聞着了。

我覺着了

偏蘇汽油的味兒

那攻擊着的坦克車的，

那攻擊着的鐵甲車的。

親愛的女人。

請最後一次

擁抱親愛的青年吧。

也許明天

那瓦斯的

死底襲擊

把他們化為屍體

辨不出形兒來。

生命與死亡

將完全變成了

非廉價的。蘇：

頭顱底。平靜的平靜。

破裂中間那點微弱的

似打碎的缸罐。

於是那冷酷

而豪奢的死人系統。

株瓣下成噸的

成千百萬的

青年人底血肉。

不單是



下第一槍！

青甚至一煙嘴！

而都爆炸的

世界下崩陷的

便會跌入深淵。

共同志們，

捉住吧

拉開那握着驚愕的

手鎗的手指吧。

我們習慣這樣：

正而衝鋒。

而隨後

用筆尖

作普通的耕耘。

同志們，

不要忘記

那些真正的事實，

請高呼我們的

戰鬥的口號吧！

雷鳴吧，

怒吼吧，

在田野裏，在工廠裏。

每一小時

都要保住

平。

我們的和平。

向挑畔者

你們呼喊：「去，去，去，去。」

算了吧！

我們不答應！

向魔鬼！「去，去！」

結 滾！

我們避免戰爭，

但是它若來犯罪，

我們

決不像糊塗傻瓜依

會懼怕戰爭。

不逃到

和平主義者老媽子底

底人裙下去

我們要拿起鎗桿

反抗那些頑固的

皇帝主義者。

我們知道天是

我們，將是

入陣風

帝室

南流外夫 ○ 嚴漁

## 希望

南斯拉夫 O·瑪斯克作

人類底甜蜜的幻想啊，  
你說，你是在哪裏？  
是在海底天藍的波濤裏  
還是在明澄的陽光裏？

我們尋找你在山巔，

還是在空氣底呼吸裏？

或在那從地下涓涓流出的

晶莹的小泉裏？

甜蜜地幻想着世界和平，  
幻想着永恆的愛，  
那人類兄弟一樣的社會——  
都給流血的悲劇放逐了！

在地面上我們再見不着你，  
也不在海裏，也不在天空，  
然而和平的希望閃爍着  
像穿過那人類苦難的星子。

## 最後的飛舞

瑞士 E·柏利華特作

蝴蝶，你戰慄着，匆速地  
是要飛向哪兒去呢？

薔薇與百合已經枯死了，  
嚴冬又反叛地到了這裏。

你的翅翼像一盞燈火

微微地在烟霧中閃爍：

你被失落了夏之子啊，

飛遍曠野要尋覓什麼？

那些花園是荒蕪的，  
而你底愛情也成了空虛。  
那園亭下無葉的馬鞭草  
正像是一體體的白骨。

爲什麼你冒着寒冷  
飛過那花朵的墓墟？  
如今在每一處地方，  
雨點似的淚珠逗留草地。

一切生物悄悄地住在巢中，



所有的芳香都熾氣了；  
你再不為那小小的花心  
和一些黃蜂們爭鬥。

在廣袤的田野

祇留下一株謝了的秋菊，  
在上面你底最後的一吻，  
將使你在寒顛中死去。

睡眠與詩（斷片試譯） 英 J·濟慈作

有什麼比夏日的風更為柔和？

有什麼比美麗的蜂雀子更多撫慰？

牠小小停歇在每一朵開放的花枝上，

並愉快地嚙嚙微吟着，從這一涼亭到那一涼亭？

有什麼比那遙遠得聞無人跡的綠島上

怒放着的麝香玫瑰更富寂靜？

什麼比山谷裏的葉叢更加健旺？

什麼比夜鶯底巢穴更較密隱？

什麼比葛蒂拉（註一）的面容更為淑靜？

什麼比高度的浪漫更多狂幻？

什麼呢？祇有你，睡眠，輕輕地闔上我們的眼睛！

低低地吟着那悠柔的催眠曲！

悄悄地繞在我們快樂的枕邊碎步徘徊！

編製起罌粟底幼芽和垂柳的花環！

靜靜地迷惑着那美人底鬢髮！

最快樂的聽者！當每日的清晨祝福

你鼓動起所有愉快的眼睛。

那麼閃光光彩地瞰視新甦的日出。

但有什麼會比你更高超於沉思之上？

比山林的葉漿更新鮮？

比鴿翅，比鴿鳩，比暗瞇着的鷹鷂，  
更奇異，更美麗，更光滑，更壯嚴？

它是什麼？我又將怎樣地把它打比？

它有個光榮，可是無一人能夠把它分享：

那裏的思想是肅穆，甜蜜和神聖，

它驅除着一切的世俗和愚行：

有時來如可怕的雷閃底轟擊

或像地獄下那低沉的嗚咽；

又有時如多麼輕柔的軟語

密談着所有奇異事情的奧秘。

它低聲敘說我們，在那茫然的天際：

那麼，以窺探的凝眸展放我們的環視吧，

或且看那光的形體，氣的素描；  
聽那隱約的讚美詩的細柔的輕漾；  
仰望那月桂的花冠，高高地懸掛着，  
當生命終結時，可加冕我們的名宇。  
它有時把一個光榮給予那聲音，  
從心裏騰湧着，歡喜呀！歡喜！  
這聲音將播達給每一個造物者，  
於是在熱烈地囁嚅中死去。

沒有人見過光榮的太陽，  
和一切的雲，並覺出他胸襟的潔淨  
在偉大造物者底面前，但必須知道

我的意思的所在，便感到他生命的熾灼；  
因此我不給他的心靈以侮蔑，  
說出他那見於自然的真奧。

啊詩神！我為你而執筆，

但尚非是榮譽的居民

在您底廣大的天國；我寧願長跪在山巔，

直到我感覺煥發的光彩高懸於我底周圍，

並給你自己言語的聲音以回聲？

啊詩神！我為你緊握我的筆，

但尚非是榮譽的居民

在您底廣大的天國；然，向我的熱誠的禱文，

從您底聖殿裏吹出了幾陣清氣，  
潤澤着花桂冠的呼吸以致沉醉，  
那我即可以作一個豪華的死了，

而且我年青的精神

將隨晨光永恆地朝向偉大的阿波羅（註二）

像一隻新鮮的犧牲；

或，我若能容忍那壓服了的芳香，

那它會帶我至所有地方的仙境；

一片花蔭將是一片樂土——

一冊永恆的書卷

從那裏我可抄下無數的妙語

關於葉兒，關於花——

關於山林的女神，在林中央邊的遊興；

林蔭環圓酣睡的少女，持着悠靜；

和多少篇靈感的詩章。

我們永須驚異它來自何方。

幻想也翱翔於我底熱情之火邊，

在那裏偶然發現了靜美的回憶。

在那裏我曾於愉快的悠靜裏漫步

如一曲清泓流經荒寂的山谷；

那裏我遇見更肅穆的蔭涼，

迷戀的洞穴，或青山一座，滿飾着花朵盛裝；

我震懾於它的美麗，

把它寫在我的小冊上。



盡能力所許，和一切人類感覺之所適。

我乃享有遼闊世界的運變如一雄強巨人，

我的精神在煩惱着，

直到在它的肩頭壯麗地瞥見

那翅翼尋出了一個不滅的永存。

停

停下，而且沉思吧！生命只宛如一日；

如樹絕頂嬌弱的露珠在垂危的險途；

如印第安人沉睡於小舟。

猛航向那厚凌齊山底險惡的激流。

為什麼這吟嘆竟如此傷悲？

生命的希望啊，一如未破綻的蕃蘆；



Regan之妹。她深愛自己的父親，當二姊背恩，其父發狂時，她保護之尤切。後卒見殺於其姊。

注二：阿波羅為Zeus (Jupiter) 與Leto之

子，是日輪，音樂，詩等神。

……

……

……

……

……

雲雀 (捷克斯拉夫民謠)

一個女孩在苧麻裏割草

在主人底花菓園旁；

一隻小雲雀來問她：

「爲甚麼你這樣子悲傷？」

「我怎麼能夠歡喜呢；

小小的歌者，小小的鳥，

因爲在那個石頭城裏呀，

我的愛人受着煎熬。

若是我有一管筆，  
我將給他寫個信兒去，  
於是請你把它捎了走，  
就丟進那扇窗子裏。

可是我既沒有紙，也沒有筆，  
不能夠寫信給我的小受人，  
飛走吧，飛到那邊去。

用你的歌兒替我問候他一聲。」

美麗的山嶺 (西班牙民謠)

最美麗的山嶺

是康涅果底山嶺，

成年成月地

滿開着珠寶花英。

姑娘呀，你的愛，

給我吧，慰我的心。

在秋天和春天裏，

花兒散播着芳芬；

小玫瑰和小石竹：

顏色搽得最是鮮明。

姑娘呀，你的愛，

給我吧，慰我的心。

姑娘呀，我怕愛，

花朵是已經折下：

我要為了它出行。

它是個小姑娘兒，

我的愉快和我的光榮。

姑娘呀，你的愛，

給我吧，慰我的心。（西班牙月詠）

出征  
(拉脫維亞民謠)

爲了來捍衛祖國，

我將置頭顱於沙場。

我寧願捐棄頭顱，

但捨不得祖國滅亡。

怒吼，怒吼吧，電桿！

請殲毀了那茲納橋，

敵人犯我邊疆，

請勿讓其假道。



三個國王相爭，

兄弟們策馬前行。

強勇如椽樹，

鋼刀錚錚鳴。

小兄弟你到哪裏，

我都要把你跟到，

你在哪兒掛着鋼刀，

我便在那裏戴着軍帽。

囚徒  
(立陶宛民謠)

啊，在那青蔥青蔥的森林裏  
有一座鬱鬱鬱鬱的監牢。

就在這座監牢裏

有人把年幼的小兄弟關鎖着。  
在那裏他永遠不知道，

是不是冬日過去，是不是春天來了；

永遠看不見光明的太陽，

既不見日出，又不見日落。

我放一隻金環兒在牆上，

也許我能在那裏開一扇窗子，  
好讓那小兄弟見一見太陽。  
我想放一片白皚皚的雪花，  
好讓他知道有嚴寒的冬霜；  
我想放幾朵鮮花在牆頭，  
好通知一聲兒他那夏日的束裝。

## 後記

右譯詩十首，均為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間憑一時興緻譯下來的。這之間，自己身體多病，生活因也不能如意。在淒寂的情境中，遂從幾種外文書誌上擇譯一些個小詩自遣，也間或抄一兩首寄出去發表。日子久了，積集自然就多。如今這集子裏所收的，也就是從中擇自己較為偏愛的一些編輯成的。十篇代表八個國家，分量雖極輕微，但譯者總還希望自己的辛勞不過於白費。

關於原作者，我不想在此多提。因為有的已不須介紹。有的出處無法查考，欲介紹亦無從。

一九四四年八月荒弩記 呈貢